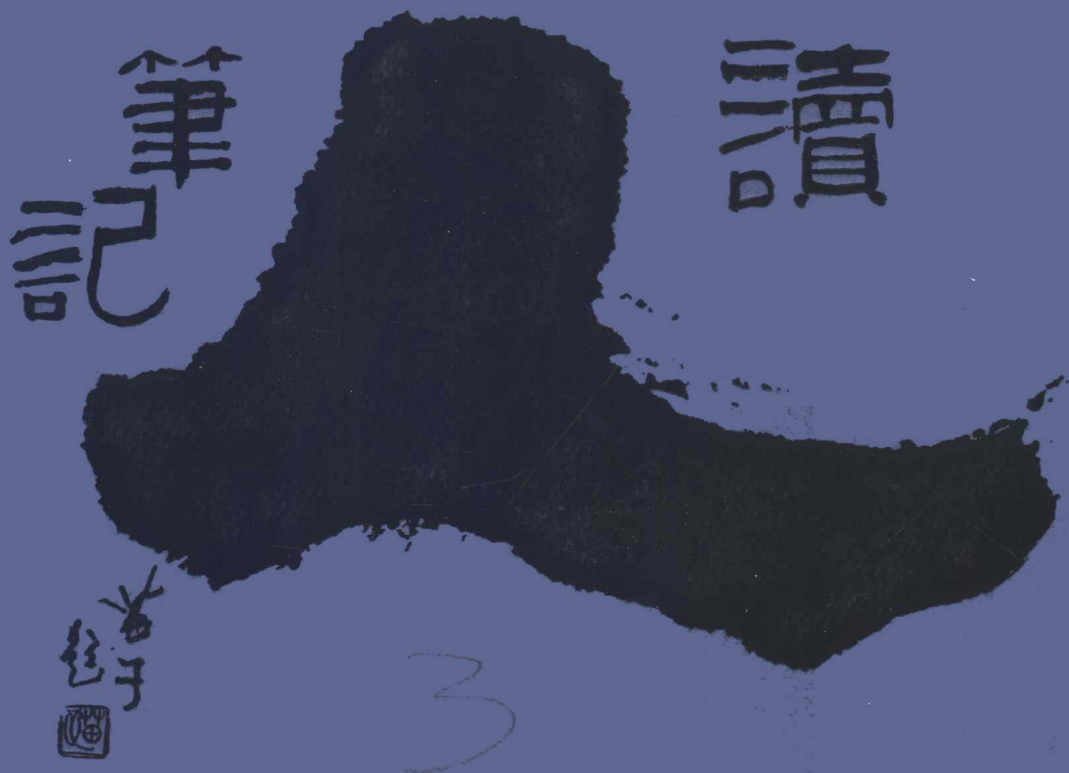


黄宗江 ○ 著



讀

筆記

黃宗江○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人笔记/黄宗江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006-5366-2

I. 读... II. 黄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001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 cyp. com. 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4340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1400 × 1000 1/32 11.5 印张 4 插页 380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,000 册 定价: 37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——代序——

朱向泓

人生奇妙。冷暖无常。倘有三五知己，咫尺天涯，灵犀相通，当为平生快事。而黄公甚幸，知己者不止三五。

黄公谁人？兼容并包的杂家黄宗江先生。性情中人，多半辈子的时间置身于民间官方天堂庙堂地狱炼狱的交叉地带，进进出出，见怪不怪，热眼向阳，笑口常开；大讲人性、个性，也没敢忘了阶级性，兼具书生意气、战士情怀、才子并顽童作风。因而在旧雨新朋之中颇有惺惺相惜者，彼此或拔刀于危难，或相忘于江湖，留下不少一唱三叹复又一波三折的悲喜故事。

而今眼看要晋身耄耋，黄先生是真的老了。回首前尘影事，环顾左右周遭，心中不啻是百感交集。幸而有“人生知己”能将无端感慨系之并永久存焉。书虽不厚，却把那一些怅惘、愤懑、疑惑、无奈和欣慰水到渠成地糅合在一起，格外生出一种文章境界。字里行间分明可见波诡云谲，春秋疾驶；说不完的沧桑交替，道不尽的人事荣枯。也就有了那么一群别样的人物。他们跨越天上人间、阴阳两界，招之即来，却挥之不去，不去。

黄先生虽说串行串派，还被称为“多元化灵兽”，但他终究是有师傅的。他追随的是理想主义、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。风风雨雨之后，还要在前头加上定语“马克思主义的”。此非戏言俗套，有几代人的教训在里头呢，是不能省略的。黄先生以人为本，以真为先，以天地造化为友，知人论事常能另辟蹊径，别具只眼。对于他的人生知己也是如此。他不求其全，但求其真；不求其精确，但求能传神，凝生活于大真实，泼笔墨于大写意，将那真面孔、真性情、真风骨跃然纸上。

那多是些文坛、剧坛、影坛中人，绝大部分怀里头揣着新旧社会两本儿生活史。遥想他们当年，意气何其风发！形神倜傥俊逸，个性蓬勃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

昭彰，均有一时之名。就算搁在人生这个舞台上，也都是些角儿：有的台上生辉台下落寞，有的台上拘泥台下活络，也有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分不开档儿的。都曾真正年轻过，爱过和恨过，终于知道什么是满目疮痍、百废俱兴、欣欣向荣，也知道什么叫倒去颠来、忽左忽右、忽阴忽晴。这些人，大节可圈可点，小节枝枝蔓蔓，都不圆满，但都是真人，有自个儿的血肉和灵魂。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，就是皈依理想，忠于信仰，愿意呼吸民主和谐之空气，执着于人生和艺术的极至。俱往矣，似那般风流人物，如今已化蝶而去或是沉冤九泉，成鬼成仙了。也还有幸存并健在者，正如老牛奋蹄，与来日无多的岁月辗转拼搏着……

黄先生的一枝笔，在盐水、碱水、蒸馏水里浸泡多时，已悄然又粲然地生出了花，从而使他的文字世界别有一方天地挥洒。昔人袁宏道云：“文章新奇，无定格式，只要发人所不能发，句法、调法，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，此真新奇也。”又云：“其间有佳处，亦有疵处，佳处自不必言，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。”黄先生无意之间恰与前人相契合。他的八方阅历，他的剑胆琴心，他的通达与天真，他的调和与不调和，都派上了用场。而那据说是始于襁褓时代的梨园情结，则更让他的文章里总弥漫着戏的味道，俗音雅韵，红檀板，铁琵琶，两厢呼应，各自生情。

那些戏可能是西皮流水，却夹杂着吴侬软语，有点川剧的绮丽诡谲，也有昆腔的曲高和寡，间或还能冒出一声费加罗的咏叹调。都是折子戏，长长短短，闪闪回回，意在截取人生片段。但见台上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，手眼身法步，你未唱罢，我已登场。又加上布景变幻，灯光摇曳，真是有人生如戏，戏入人生的感觉。

这人生的戏哪有个完呢，总听得见余音绕梁，总看得见丰姿绰约，总触得到二目传神……黄公双手合十，临风寄怀，惟愿心香缕缕为天下知己同享。晚生遥祝黄公此情不老，多加餐饭，更添锦绣文章。
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哪怕当时已惘然。

作者题记

这集子的序文，我擅自用了朱向泓小姐写的《此情可待成追忆》。几年前我出了本散文《人生知己》，写人为主。出版后收到《济南日报》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一纸剪报，是一篇读后感即此代序。我读后深感得遇知音，然而姓名却从未见过，很像是知我很久很深和我年龄相若的一位老友，或用的笔名；观其文笔，起码是一位相当老的老读者。几年之后，我才有缘见到这位作者，居然是三十刚过的小姐，写此文时还是芳龄不满三十。可见知音知己是不论男女老少的。

去年又一位有缘的资深编辑韩小蕙女士，寄我她编的《读人记》。分为当代、古代、外国三卷，卷卷有我文，且不止一篇。我不禁受宠若惊，复函小蕙：“文学既称人学，当以读人为主；我此生主业剧影，更是读人写人演人了。”

今又有书缘，得遇叶荷女史邀撰写人稿件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乃索性将“读人”二字拿来，呈读者“笔记”一卷。所集文字，虽均属写人，然文体甚杂，分类尤难。或交往一生，或缘悭一面，或长篇累牍，或散杂小品，或片言只语，或馨香一缕，或竟无言。编目甚难，强依时序、识序、类序，或竟无序。请即兴赐阅。最后以小女丹娣幼时写父一文代跋，确是知我深切的。

二〇〇三早春时候，年逾八二

目 录

朱向泓 此情可待成追忆(代序)/1
作者题记/3

.....

亦师亦友

十里长街长忆/3
怀岁月 忆南开 念恩来/6
哀江南 忆田汉/8
——纪念田汉诞辰一百周年,志数语,寄追怀
“家兄”阳翰笙/10
赞苗子·歌郁风·怀夏公/14
我师夏衍/16
秘笈真经二流堂/20
于伶恩师千古/22
佐临恩师千古/28
贺佐临恩师八十寿/30
我的“奶师”万家宝/32
我的导师张骏祥/34
我的奶师们/37
——我中学的语文课与教师
快乐王子颂/39
——我的老师李尧林
敦煌的供养人/42
仙逝矣罗老念生/45

- 若问叔子何处去/47
——遥祭我家三哥冒效鲁
火种萧军/50
海默难默/54
冯牧的牧歌/57
地火/60
——荒煤仍在燃烧
“你不像季羨林”/63
书怀“书生”周一良/66
寄冰心大姐/69
小读者晚岁寄冰心/73
未名湖畔祭诗魂/76
——郭蕊诗文梦读抄
-

后书前因

- 忆石挥与蓝马/85
Sir姚克/95
好男唐纳/98
少年英雄钱毅/101
剧人江村/103
湖畔凤子/106
《金山传》序/109
诗魂君里/112
孙道临是一首诗/117
推小车的大汉崔嵬/123
种钥匙的乡土/126
醉吐真言说白文/129
柳堡二妹子的亲娘/132
——多情的“指导员”胡石言
朋旺堆/135

- 春晖秋映咏谢郎/139
 于是之的师承/142
 一代演员/145
 ——《于是之论表演艺术》代序
 大雅大俗大洋大土/149
 ——泛论学者演员英若诚
 胡笳十九拍兮思朱琳/151
 为欧阳山尊唱《天官赐福》/154
 赤诚的凌子风/156
 十八岁的王晓棠/158
 ——剪不断,理还乱……
 为小翟作序难/161
 ——序翟俊杰《影坛风景线》
 演员赋/164
 ——遥想振瑶当年
-

梨园情结

- 京剧是我的乡音/171
 也曾闯宴伴梅边/173
 ——梅兰芳大师九十诞辰祭
 清风亭下哭信芳/176
 ——周信芳大师九十诞辰祭
 百花丛中芙蓉草/182
 马嵬坡前唁慧珠/185
 尚小云的热流/187
 ——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会发言
 遥想君秋/189
 ——六十载追星如水
 肃霜当笑/192
 夕照沙桥饯叔岩/194

- 追忆王少楼/196
呼唤王珮瑜/198
江南俞五/201
说说尚长荣/203
我是“世”字科的/205
犹忆尤忆毛世来/207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/209
——祭刘元彤
喜见武生泰斗再世/212
——王金璐亮相
贺百岁伶工侯玉山艺寿/216
雪飞矣雪飞/218
百戏奶姆/220
——昆剧群芳录
悲喜交集一荀娘/223
——序孙毓敏自叙《含泪的笑》
祝福你“小土孩”/225
——苏北喜逢宋长荣
惊见张正芳/228
——犹忆上海京剧摇篮
致红火的小老旦郑子茹/231
为玉茹再叫好/233
黄昏恋结/236
人活一世 精彩万分/238
——新风霞七十年
可贵可怀的忆旧失误/240
红线女啊！你——/242
小女子·大武生·惊才绝艳斐艳玲/244
——序《斐艳玲谈艺录》
越剧女儿在朝鲜战场/245
全香的晚香/254
我的芳邻侯宝林/255

- 我爱天津卫/260
——尤爱小彩舞
三打徐城北/263
——《品戏斋夜话》序
魏明伦诗史绘诸葛/265
——观《夕照祁山》绮思断想
场上案头一大家/267
——怀近邻周贻白
-

古今中外

- 东来西往兮思张骞/273
骄子赋/276
——戏论三曹
奥尼尔戏剧节有感/279
狄娜·高/282
——醇芳在巴黎
“我也里通外国”的马海德/288
——从尼亚加拉瀑布到万里长城
东方流水流经绮色佳/292
——寄怀谢迪克老师
英吉利嫂子戴乃迭/297
苏格兰姑奶奶白霞/301
“我肯塔基老家”的姑娘/307
-

有所思

忆娄平/313

读李德伦/316

李公德伦像赞/321

致孙道临/323

贺黄裳书展/325

玩老无厌/326

——贺祖光花甲

甘来苦尽吴祖光/328

宋词其人其诗/329

又到上海/330

读刘琼/336

——再寄《相思令》

哀乐山/339

祭弟文/340

——黄宗淮的少年与“晚年”文章

悼亡/342

禅机/344

——最动人的实话实说

天问/346

——再祭林昭、张志新

生之颂/348

阮丹梯 吃品·艺品·人品(代跋)/350

——谈谈爸爸黄宗江



亦师亦友

先天职业病：我见人总要歪着脑袋琢磨，此人像本什么书？

有人如《圣经》，如马列，如语录；有人如《厚黑学》，如《增广贤文》，如《笑林广记》；有人如百科全书、笔记小说、英汉对照读物……

宗江算什么？多才多艺，能文能军，亦中亦西（能演口吐英语的娄阿鼠），台上是名优，台下是作家，在家是好丈夫，出国是民间文化使者。自称“三栖动物”，不，是“多元化灵兽”。

是珍本书、善本书、绝版书、读不完的书。

——范 用

十里长街长忆

记得一九五八年，玉米成熟时候，天气挺热了。某日随队去京郊帮老乡收玉米，劳动归来，在西单下了卡车。时近黄昏，妻子远在南京坐月子，我无处可去，便在附近小馆小饮微醺。是夜不想读书写字，又无处可去。只见街口的长安戏院，贴着海报，南京来的一个京剧团在上演，我有意无意地走近售票窗口，只见票板上几乎是空空如也，我便买了下场第一排座位的票。那正是北京老观众最便于喊好的位置，我只是取其毫无遮拦，并不为了喊好，想来也没什么可喊的。开场是《挑滑车》，这一出杨小楼、尚和玉的，我都见过；眼前这后生周云亮，听都没听说过。我仍微醺，斜倚座上，懒洋洋看罢，感到孺子尚有可取。剧场休息，底下便是大轴《倩女离魂》了，“海派”戏，没听过；主演是沈小梅，更没听说过；南京来北京的京剧团、小剧团，似无足观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回了回头——赫然，不，毫不赫然，只见周恩来总理正坐在我背后二排座位上，挺直腰板坐着，笑眯眯地，转过身去，招呼着从后排座位上起坐，向他迎来的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。三位老人，那时均已年近花甲，也可说是老人了。总理起坐，相迎，握手，便一同匆匆出场，想必是到后台去看看了。“文革”后，我问起过夏公和翰老，他们都深记得此事。怎么正巧是这三位老汉，似还缺一位呢？显然是他们当时正在各部门具体地负责文化、戏剧、戏曲工作，听到总理来看此一演出，便赶来了。不久之后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梅门弟子沈小梅，便随同沈西蒙率队的演出团献艺海外了。

长安街上的这座长安戏院，在我少年时它就已经建立了，除了名字大有古风外，建筑与设施无可取，连间休息室都没有，可说是比较蹩脚的剧场。外地一个京剧团晋京演出，演员均不知名，上座不满一成，但是，居然，总理来了，他老人家对新生的事物和人物，是多么的敏感、热情、支持、扶植啊！当时我也才三十啷当岁，作为一个观众，却已然那样倚老卖老，愧煞人也！于是我忘不了这长安街上的长安戏院所发生的这件不为人知的事。



我生长在北京,对这以天安门为中心的东、西长安街原就有着长长的追忆,自己经历的,并继承着前人的,那辉煌的、光荣的、黯淡的、耻辱的……皇室的、民国的、人民的……那难忘的一九一九、一九四九,还有一九七六啊!“五四”之后,谁想得到还会亲自经历了个“四五”呢?怎么会有那么个“凄风苦雨”的丙辰清明呢?那时候我听到周总理身边的医生方圻告诉过我:总理在病榻上,曾再次聆听越剧《红楼梦》,不止一次地微笑赞道:文娟演黛玉就是合适!斯时也,我记下这一段,给王文娟投寄了个无头简。文娟一惊,随即从字迹上便认得出自我手。回想起来恍如隔世,那时候为什么投递这样一封小简而不署名呢?那时候,在天安门前、烈士碑前的多少花圈哀挽都是无署名或匿名的。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主义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呢?它确曾存在过,谁也不会忘记。尤其是那一天,总理移灵火化,人民聚满在长安街的长长街上,街上洒满了千古泪水啊!从此,这就是我,我和我的同胞们,长安街上长忆的最长久的一页了。

多少人留下过洒泪文章,政治、军事、建设上的要员,以及招待员、理发员等。只因我自己是演员出身,我一生的观众中最尊贵的也是他老人家。我记得最真切的乃是演员们的泣诉,文字上的或口头上的。我不能忘记张瑞芳述说在重庆,总理直接领导她时的那些言语;王昆在延安,总理看过《白毛女》时对她今后道路的叮咛;袁雪芬在上海,总理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激烈斗争之际,还去看了她的戏;魏喜奎述说了总理去前门小剧场买票看她的“小白菜”;徐玉兰述说了总理带着她和王文娟,还有王老昆作陪,同去探查大观园缩影的恭王府;黄宗英则在总理屋子里等着等着在沙发上没大没小地困着了,惊醒过来时,见到是总理为她盖上了毯子……

“文革”后,我请叶浅予绘了一幅程砚秋扮演王宝钏的画像。叶老说他一生只画过三幅,一幅赠程,一幅展览后不知怎么再无下落,一幅就是赠我的了。无价处还不在此。我想到的是总理和贺龙一起介绍程砚秋入党。人们多知道总理曾介绍贺龙和郭沫若入党,再此后还介绍过谁就不便也无须查询了。总之,要惊动党的副主席介绍入党的人是不会多的。我拟为浅予赐画题跋,因字丑不敢落墨,但总盘旋心头,如是:“倩浅予绘忠贞,以志总理介绍艺人入党,恩泽九州同文。”

我还念念不忘,某年春雨微润或春风微拂夜,首都剧场戏散,总理和北京人艺的艺人们漫步同回人艺宿舍,走的是灯市口的小巷,也总是

通着长安大街的。我日前偶遇杨薇问起此事,她却说出另外一段。某年中秋,她在北京饭店和总理跳舞,总理问起绣文怎么没来,答卧病在家。总理带着杨薇就上了汽车,来到舒绣文榻前。人们闻讯聚拢,说这说那。吕恩说起她会做总理爱吃的扬州“狮子头”,要放这放那;最后总理却说:你忘了一件要紧的东西,不放荸荠就不成其为扬州狮子头了。

人们保存着各自珍藏的记忆,来日也许会忘记什么“狮子头”,当事人也可能永不会忘。但我们之中无论是谁,总不会忘记,更不该忘记那长长的长安街上,那长长的欢乐、欢呼、悲愤、哀恸……记着这一切,对我们今后长长的历史会有着长远无尽的益处。